



從巴別塔和五旬節論台灣母語

曾昌發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

台南神學院新約學副教授

前言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多元語言和文化的國家；每位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人用母親的話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心意和看法，這是天經地義的事，這是生而為人不可剝奪的權力和尊嚴。不過，因為歷史的不幸，台灣的平埔各族群的語言已經消失，在近百年中，還出現兩種殖民統治者的「國語」—日語和華語。不但是對前段陳述的諷刺和扭曲，更是嚴重傷害台灣各族群的母語，尤其是國民黨政權的高壓政策，更是無所不用其極。誠如台灣客家詩人曾貴海先生的名為〈客家話〉的一首詩所說：

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年

大家還會講台語

有兜老人家講起日本話

口氣優雅甚至帶感情

中國人管台灣五十年

講客話要罰錢掛狗牌

細人仔嚇面蓋青

阿公喊做爺爺

阿婆喊做奶奶

客家母語變做北京語



爺娘來聊
孫仔聽毋識客話
看伊等像外星人
避入間肚毋出來
祖孫感情兩截斷
老人家歇沒兩日
包袱擱著遽遽歸屋家

係麼人
滅絕台灣客家話
滅絕台灣客家人倫
到底爲麼介¹

作者強烈質疑是誰滅絕了台灣的客家話，以及客家母語斷裂之後，原本可以含飴弄孫，享受天倫之樂的老人家親嘗祖孫斷裂的人倫悲劇。更不幸的是：這不是單一族群的悲劇，而是所有被殖民統治的台灣各族群的血淋淋的歷史事實。放眼亞洲，再擴展到世界，這個不幸經驗在過去數百年中，也在世界各地發生，大約三千種語言消失了。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9 年 2 月 19 日發表的「語言的世界地圖」報告表示：「目前全球 6900 種有人在說的語言裡，其中 2500 種正瀕臨消失的危險 (endangered)。」²其中也包含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每種語言皆有其獨特的歷史、傳說、文化特性、思考模式、及生活智慧。當一個語言「失聲」時，與該語言相關的廣大知識寶庫也隨之消失，這是人類共同的損失。不過，對手握權力者而言，卻不是如此；文化霸權才是他們處心積慮要去獲得、延續及擴展的目標。因此，聖經裡面與語言有關的兩個故事需要在這脈絡中重新審視及再詮釋。

¹ 曾貴海，《原鄉·夜合》(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68。

² 「語言的世界地圖」zh.globalvoicesonline.org/hant/2009/02/28/2010, 2012/8/1 日。





本文

一、巴別塔的故事(創 11:1-9)

這是詮釋學的學者、聖經學家、神學家及語言學家都不會輕易放過的故事。照希伯來聖經創世記十一章 1-11 節記載：

起初天下的人只有一種語言，人類使用一種話。他們在東方一帶流浪的時候來到巴比倫平原，在那裏定居。他們彼此商量：「來吧！我們來做磚頭，把磚頭燒硬。」於是他們用磚頭來建造，又用柏油砌磚。他們說：「來吧！我們來建造一座城，城裏要有塔，高入雲霄，好來顯揚我們自己的名，免得我們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於是，上主下來，要看看這群人建造的城和塔。他說：「他們聯合成一個民族，講同一種話；但這只是一個開始，以後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了。來吧！我們下去攪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彼此無法傳達意思。」於是上主把他們分散到全世界，他們就停止造城的工程。因此這座城叫做巴別；因為上主在那地方攪亂了人類的語言，把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³

這是古以色列的敘事詩，有學者把巴別塔的故事看做是各民族不同語言的「語源學」(Etymology)的故事；⁴而傳統的聖經解釋常把「變亂口音」視為上帝對人犯罪的懲罰。⁵不過，創世記十章 5，20，31 三節已經指出：雅弗、含及閃的「後代

³ 摘自現代中文譯本第二版，創世記 11:1-11。

⁴ Walter Brueggemann, *Interpretation Genesis: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2), 97. 作者說: "the narrative was no doubt an etiology for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s." 紀博遜 (John C. L. Gibson), 《創世記註釋(上冊)》，馬鴻述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0 再版)，236，240。丘恩處，《中文聖經註釋：創世記》(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2)，237。語源學(Etymology,) 希臘文：etymologia. 一詞本身源自希臘語 *etumo*。(真實)與 *logo*。(字、理性、學問)兩字，是研究詞語來源及歷史的一門學科。參 Lester L. Grabbe, *Etymology in Early Jewish Interpretation: the Hebrew Names in Philo*,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c1988.)

⁵ 鄭炳釗，《天道聖經註釋：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97，初版)，660。作者說：「本段解釋為什麼人類語言不同，原來是因為人曾經犯罪，導致今日我們要學外語，才能和不懂自己方言的人溝通。」斯托德(John R.W. Stott)，《聖經信息系列—使徒行傳》，黃元林譯(台北：校園書房，1997)，91。他說：「五旬節的祝福是巴別咒詛的相反」。



各在自己的部落、國家居住，各族使用自己的語言。」因此，有天主教的學者認為本段的故事是多餘的。⁶還有些學者主張當時的人都是挪亞三個兒子的後代，所以都講一種語言。⁷盧俊義牧師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一種可能：「作者有一個理想，認為在早期的人類是相聚在一起的，語言一定是相通的。這可以回想到創造之初在伊甸園的融合景象。人與人之間是沒有隔閡的，是『合一』的，不是分開、分裂的。」⁸從上述各家觀點，基本上在解釋「天下的人只有一種語言，使用一種話」這句話，並且認為：天下人只使用一種語言是美好的、受祝福的事。很少主張「天下的人只有一種語言，使用一種話」不但與十章 5，20，31 三節矛盾的，更重要的是誰使得「天下的人只有一種語言」？為何要讓「天下的人只有一種語言」？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不但要從創十一：1-11 巴別塔的背景來審視，也要從古代的巨大建築：埃及的金字塔及秘魯古印加王國的馬丘比丘(Machu Picchu)古神廟，以及秦始皇陵來看。

創十一：2 說：「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裏。」(和合本)示拿地在米所波大米南部，後來成為巴比倫。現代中文譯本據此加上解釋的翻譯為：「他們在東方一帶流浪的時候來到巴比倫平原，在那裏定居。」直接指出：他們到巴比倫平原。接著就是把磚頭燒硬、用柏油砌磚，共同建造一座城和「通天巨塔」。從考古學的發現：在巴比倫帝國尼布甲尼撒時，巴比倫城及其神廟都完全重建，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瑪爾杜克(Marduk)神廟旁邊稱為「天地基壇之宮」(Etemenanki)的聖塔(Ziggurat)，⁹這聖塔基層的長寬有 295 英尺塔高七層，也是 295 英尺。¹⁰足見其宏偉和高聳，很可能是這聖塔觸發了傳說中巴別塔的記憶。「通天巨

⁶ 韓承良，《創世記釋義》(香港：思高聖經學會出版社，1983)，182。

⁷ C. Westmann, *Genesis 1-11*. Trans. J.J. Scullion, (Minneapolis: 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 1984), 543. Westmann 認為當時的人都只講一種話，只懂一種語言。H. C. Leupold, *Exposition of Genesis*. Vol. (Grand Rapid: Baker, 1971, reprint), 383.

⁸ 盧俊義，《創世記的信息》(台北市：信福出版社，2001)，118-119。

⁹ 奧伯萊(William F. Albright)，〈舊約的世界〉，《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上冊)》，周天和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2，三版)，114。紀博遜，《創世記註釋(上冊)》，237。本書中，馬鴻述將 Marduk 譯為「馬爾大」。

¹⁰ 紀博遜，《創世記註釋(上冊)》，237-38。





塔」不單是巴比倫人接近他們的神的方法，也做為神靈到地上來的路和居所。¹¹不過，完成這樣的「通天巨塔」需要多少工匠、人力、資源和人民血汗？奧伯萊指出：「在尼布甲尼撒統治下，...從巴比倫帝國各處帶來了許多工匠，甚至在巴比倫帝國的範圍外去物色著名工藝師，以供君王巨大的建築工程之用。」¹²因此，「天下的人只有一種語言」不是歷史的事實，而是獨裁的君王－尼布甲尼撒第二(604-562 B.C.)為完成巨大建築的所要的壓迫性「單語」。再來是巨型建築要傳誰的「名字」？除了手握大權的君王外，有可能是建塔者所說：「好來顯揚我們自己的名」的人民之名嗎？舊約學者布魯格曼(W. Brueggemann)指出：這巴比倫聖塔(Babylonian ziggurat)顯示了帝國驕傲和自負的具體表現。¹³台灣人對獨裁統治者想盡一切辦法留名的經驗比世上大多數的人民還要豐富，在台灣，有那個城市、鄉鎮沒有中正路？沒有蔣介石的雕像？在台北首善之區為個人「留名」而佔地最大的建築不就是「中正廟」嗎？因此，台灣人不用誰來告訴他們，都非常清楚知道巨型建築是為誰留名。

有學者認為：「揚名」是屬於上帝的範疇，不是人應有的權利；建造巴別塔的人已經逾越人的本位，是反叛上帝的行為。¹⁴確實，因為立德、立功、立言而「實至名歸」流芳百世有何不好？有誰會認為莎士比亞、甘地、德蕾莎修女...等人的美名觸犯了上帝呢？之所以會「逾越本分」、「反叛上帝」之關鍵在於：獨裁者用高壓手段，以人民的苦難、血汗為代價想要取得的壓迫性、強制性的「虛名」。

接下來上帝的回應記載透露了端倪，上主說：「他們聯合成一個民族，講同一種話；但這只是一個開始，以後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了。來吧！我們下去攪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彼此無法傳達意思。」(創 11:6-7) 誰使他們「聯合成一個民族」？誰使他們「以後可以為所欲為」？從上段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這正是獨裁統治者的所為和心態使然。接著，上帝以天上議會的形式做了決議：「來吧！我們下去攪亂他們的語言。」這是舊約常見的形式，¹⁵特別在王上 22:19 以下，及約伯 1:6 中。關鍵是上帝的行動－「攪亂他們的語言」，沒有單一語言，建塔、留名工作就會中

¹¹ 紀博遜，《創世記註釋(上冊)》，238。

¹² 奧伯萊，《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上冊)》，113-14。

¹³ Walter Brueggemann, *Interpretation Genesis*, 98.

¹⁴ 鄭炳釗，《天道聖經註釋：創世記(卷一)》，669。

¹⁵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trans. John H. Marks, (London: SCM Press, 1966), 145.



止，von Rad說：這是上帝懲罰和阻止的行為，¹⁶可惜，他沒指出這是對統治者的懲罰，以此突顯上帝的本質和拯救的行動。

埃及的金字塔是現今依舊存留的古代七大奇跡之一，也是古埃及文明最有影響力和持久性的象徵。埃及的第三到第六王朝(2600-2150 B.C.) 統稱為金字塔時代。在君王們的統治下，埃及成為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一切東西都屬於君王。奧伯萊指出：第四王朝時，整個國家都掌握在享受皇室恩俸的官僚體制的團體中。同時「國家的權力和財富都集中為皇室金字塔建造用，這些金字塔的建築都計畫得極其周詳以致它能在皇帝去世時很快完成。」¹⁷換言之，金字塔乃以舉國之力完成的皇帝陵墓。在金字塔文獻中的符咒說：「為他(在位的法老)造成一座登天的階梯，好叫他能爬上階梯而登天。他在極大的薰香之煙中爬上去。... 黎神(太陽神)啊，他在你的小舟內，在天上划航...」¹⁸這些文獻顯示：埃及皇帝渴望死後與太陽神聯合。因此，金字塔呈現的是：極權統治者想藉集體的力量來突破個人的大限—死亡，與神聯合。可是，「一人升天」卻要以舉國之財力、奴工的血汗，和多人陪葬完成。踩著人民的血和生命來「升天」，這是統治者最沒有人性的暴行。

秘魯的馬丘比丘 (**Machu Picchu**) 是著名的印加帝國的遺迹，約在公元 1440 年左右完成。整個遺址高聳在海拔 2350~2430 米的山脊上。馬丘比丘古神廟在 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今天的考古學家或遊客身臨其境，莫不讚嘆。不過，讚嘆之餘，可能要靜下心來想幾件事：這個巨型建築群是誰來建的？為誰建的？如何建的？整個印加帝國的家畜是羊駝，在沒有馬、牛等動物畜力的協助下，他們如何完成這個海拔超過兩千公尺以上的龐大建築？據資料顯示：馬丘比丘的全部建築都是用磨光的規則形狀的石塊，以及高超的接縫技巧完成的。建築技巧高不用說，單單運送、磨平及堆砌這些龐大數量石塊，就不知要動用多少人力。據信他們是以成千上萬的工人推著石塊爬上斜坡，逐年完成的。¹⁹而這麼龐大人力所完成的建築，只是為了少數貴族的修養場所。拉丁美洲的神學家波尼

¹⁶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145.

¹⁷ 奧伯萊，《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上冊)》，42。

¹⁸ 奧伯萊，《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上冊)》，43-44。

¹⁹ 「馬丘比丘」，zh.wikipedia.org/zh-tw/，2012/08/04.





諾(José Migueu-Bonino) 指出：在西班牙的征服者皮札羅(Pizarro) 於 1533 年征服印加帝國前 250 年，從庫芝科(Cuzco)地區擴張、征服各族的印加王朝就以嚴酷的懲罰強迫各部族的人學印加語，父母一定要教子女說印加語，並且所有事都要以這單一語言處裡。²⁰ 從時間上來算，馬丘比丘的興建不就正是強迫性的單一語言－印加語雷厲風行的時期嗎？巴別塔的故事竟然在時間差距兩千年，遠在地球另一邊的南美洲重演。不幸的是，皮札羅征服印加帝國後，在地的人民又要面對另一個嚴酷的征服者的「國語」－西班牙語。²¹

現在回到亞洲看看，秦始皇陵墓總面積達到 50 平方公里，包括兵馬俑和秦始皇陵。據信是中國規模最大、布局最講究且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寢。²²已經出土的兵馬俑就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根據《史記·秦始皇本記》記載：

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史記·秦始皇本記》不但指出當時修築秦始皇陵的有七十餘萬人，從公元前 246 年至公元前 208 年，歷時 39 年才完成。接著又記載：「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

從這段歷史記載來看，不只動用七十萬人，前後達三十九年來興建一個人的陵墓。秦始皇駕崩之後，不但後宮沒有兒子的嬪妃全部要殉葬，連參與陵寢建設的工匠也無一倖免，其殘暴令人髮指。

²⁰ José Migueu -Bonino, 'Genesis 11:1-9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Return to Babel*, ed. by John R. Levison, Priscilla Pope-Levison, (Louisville Ke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9),13.

²¹ José Migueu -Bonino, *Return to Babel*, 13. Bonino points out: "To accept the new language meant to deny everything that gave meaning to their lives — stories, traditions, the 'naming of things,' the music of words, the sounds of love. To keep to their own language, however, meant to be a stranger in their own land, to be 'outside the law,' to be unable to negotiate and to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 "

²² 「秦始皇陵」, zh.wikipedia.org/zh-tw/ 2012/8/6.



不論金字塔或秦始皇陵…等古代巨型陵墓，其背後的原因和古代各民族的巨型建築都類似，也都透露同一個訊息：統治者想藉集體的力量來突破個人的有限，想藉「留名」來超越生死，得到「永恆」。不幸的是：完成這些巨型建築需要單一的、壓迫性的統一語言和意志，以及臣服於這意志的大量人民，這是人民苦難的開始。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清楚的指出：巴別塔故事中，「變亂口音」不但不是上帝對人民的懲罰，反而是祝福和拯救。因為上帝的行動就像出埃及記中所說：「我已經看見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我已經聽見他們渴望掙脫奴役的哀號。我知道他們的痛苦，所以下來要從埃及人手中把他們拯救出來，…」(出 3:7-8)上帝主動的「下來」，藉此解構壓迫性的單一結構、單一語言，是對歷史上極權統治者的懲罰，卻是對被壓迫者的拯救和釋放。而「分散」不單不是懲罰，反而是對各民族更大的祝福，使得差異和多元出現，並讓「多元」有堅實的神學基礎。因此，巴別塔的故事我們可以重新詮釋為：壓迫性語言的單一化(國語)是獨裁統治者壓迫的手段，是人民苦難、文化滅絕的過程，更是對上帝創造人類的褻瀆；反而維護、發揚各民族多元豐富的母語和文化是對創造者的敬畏和尊崇。

二、耶穌的故事

約翰福音是較晚期的福音書，卻把耶穌的「存在」推到創世之前，就是我們熟悉的「先存的基督論」。接著約翰福音對希臘哲學直搗黃龍的指出耶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 1:14a)「道成肉身」的耶穌就是上帝的宣教的典範。共觀福音則讓我們看見耶穌道成肉身的實踐：他使用人民的母語—亞蘭語傳講；以最通俗又創造性的形式—比喻—宣講上帝國的福音。²³這些人民的故事在民間流傳，激起人民的深思、回應，以及在羅馬殖民鐵蹄統治下點燃終末的盼望。耶穌的智慧在十二歲時就已經讓耶路撒冷皓首窮經的經學教師驚奇、折服(路 2:41-47)；但耶穌沒有用高言大智，沒有用深奧的哲學，沒有用羅馬帝

²³「比喻」是人民最熟悉、最親近、最具啟發性的故事。





國的福音—「羅馬的和平」(Pax Romana)；²⁴卻用人民的母語，用人民的故事述說上帝國的好消息。

非常難得的是馬可福音書中留下很少卻重要的耶穌的母語：*Aba*（阿爸）。²⁵這是猶太人對父親最親密、天真和信任的稱呼。耶穌以阿爸稱呼上帝，在猶太文獻中找不到；也沒有一個猶太人敢以「阿爸」稱呼上帝。而耶穌以此稱呼上帝，不但打破猶太人的傳統，更顯示了耶穌「在父上帝生命裏」的最親密關係。這關係一直存在著，但當耶穌以血肉之軀被釘十字架時，他說了福音書中最悲慘、最可怕、最不可思議的一句話：*Eloi, Eloi, lema sabachthani*（以羅依，以羅依，拉碼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甚麼離棄我？」）。這是一句令人肝膽俱裂的話，是耶穌在最巨大的肉體及心靈的痛苦中對上帝的呼喊。我們無法理解上帝為何在此刻離棄了他？不少新約的解經學家引用詩篇二十二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甚麼離棄我？我哀號求助，你為甚麼不來幫助我？我的上帝啊，我白天呼號，你不回答；我夜間哀求，也得不到安息。」(22:1-2) 及 24 節所說：「他不忽視窮苦的人，不忘記他們的苦難；他不但不拋棄他們，反而垂聽他們的呼求。」來說明上帝最終的垂聽和幫助。這種解釋似乎緩和了耶穌的困惑和質疑，不過，這種解釋最大的問題是：人想替上帝和耶穌說話。不過，上帝需要人替他說話嗎？上帝錐心之痛有需要人用這帖藥來緩解嗎？耶穌在十字架上不是已經拒絕減緩痛苦的「攪著苦膽的酒」(太 27:34)嗎？沒經歷徹底絕望的人難以理解耶穌這句哀嚎的痛苦和恐怖，宋泉盛牧師指出：

他為人性的尊嚴而戰，可是他自己也親嘗十字架的極端羞辱。他實踐愛的真理，甚至愛仇敵，可是卻被釘死在仇恨的十字架。他一生追求公義，卻在十十字架上承受不公義的對待。除了身體劇烈的創傷，他還經驗到徹底的孤獨，那種使我們感情幾乎破碎、道德幾乎崩潰的孤獨。那些三年以來跟他朝

²⁴ 公元前 44 年，屋大維擊敗安東尼等，並於公元前 27 年，被元老院尊奉為「奧古斯督」（意即受尊敬者）成為羅馬帝國第一位皇帝。羅馬久經戰亂，人民渴望和平，他也提出羅馬帝國的福音：「羅馬的和平」(Pax Romana)；不過很不幸的，這和平是以強大的軍事武力、不斷的征服所建立的「殖民者的和平」。

²⁵ 馬可 14:36：耶穌在客西馬尼的禱告，他說：「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參羅 8:15。



夕相處的門徒如今一個個離開他。²⁶

傳統神學有意的美化十字架，粉飾十字架，以致於曲解十字架和耶穌劇烈的痛苦。但馬可特別留下這句母語卻顯示了：耶穌最深沈的苦難、絕望、和抗議，只能以最真誠的母親的話說出；並留下神學的寶貴資產：就是十字架的奧秘和人類心靈掙扎的出路。就像宋泉盛牧師所說：「唯有將十字架關聯到人對生命意義的尋求、對抗專制政權、追求自由和人性尊嚴，我們才能重新找到十字架的真實意義以及它所隱含的象徵意義。」²⁷

三、五旬節的故事(徒 2:1-11)

使徒行傳記載五旬節聖靈奇妙的作為：

五旬節那一天，信徒都聚集在一個地方。忽然有聲音從天上下來，彷彿一陣大風颳過的聲音，充滿了他們坐著的整個屋子。他們又看見形狀像火燄的舌頭，散開，停落在每一個人身上。他們都被聖靈充滿，照著聖靈所賜的才能開始說起別種語言來。那時候，有從世界各國來的虔誠的猶太人住在耶路撒冷。一聽見這響聲，一大群人就都聚集在一個地方。大家非常興奮，因為每一個人都聽見信徒用他本地的語言說話。

在驚訝詫異中，他們說：「你看，這樣說話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嗎？為甚麼我們個個都聽見他們用我們自己的母語說話呢？我們當中有帕提亞人、米底亞人、以攔人；還有從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加帕多家、本都、亞細亞、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和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亞一帶地方來的人，也有從羅馬來的，包括猶太人和皈依猶太教的外邦人；此外有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我們竟然都聽見他們用我們本地的語言述說上帝偉大的作為！」²⁸

²⁶ 宋泉盛，《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人民》（嘉義：信福出版社，1992），112。

²⁷ 宋泉盛，《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人民》，113。

²⁸ 徒 2:1-11。





五旬節原來是慶祝收割的節慶(出 23:16, 34:22;利 23:15-21;民 28:26;申 16:9-12)，又稱為七七節(Feast of Weeks)。到了兩約之間，這節期已經成為慶祝上帝與挪亞立約的更新，同時，具有普世的意涵。²⁹耶穌的時代，猶太的拉比們認為這天是上帝在西奈山頒布律法給摩西的日子。³⁰耶穌升天後的第一個五旬節，因為聖靈以奇妙的方式——一陣大風...形狀像火燄的舌頭——臨在當時的使徒和門徒身上，因此被稱為聖靈降臨節，也被視為教會的誕生日。「那時候，有從世界各國來的虔誠的猶太人住在耶路撒冷。」(徒 2:5)那天，奇妙的事發生了，眾門徒「他們都被聖靈充滿，照著聖靈所賜的才能開始說起別種語言來。」(徒 2:4)，這是一個新時代臨到的標誌，³¹也是上帝賦予祂子民創造性和先知性恩賜的徵兆。³²開始了聖靈與屬上帝子民同在的新記元。他們所說的「別種語言」(other tongues)，有人認為是方言(靈語，原文直譯為舌)，不過，以前後文以及 2:6,8,11 三節經文來看，應該是神蹟性的「不同的語言」。³³斯托德則清楚的說：「使徒行傳的現象是指人所能明白的語言。」³⁴當時的群眾並沒有被聖靈充滿，他們怎麼可能得到聖靈的恩賜明白方言呢？因此就是指不同的「鄉談」。³⁵接著下來的經文清楚的表明了上述說法。因為當時從世界各國來的猶太人「大家非常興奮，因為每一個人都聽見信徒用他本地的語言說話。在驚訝詫異中，他們說：『你看，這樣說話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嗎？為甚麼我們個個都聽見他們用我們自己的母語說話呢？』」(徒 2:6-8)和合本把 2:8 這一句譯為「我們各人怎麼聽見他們說我們生來所用的鄉談呢？」，這「本地的語言」或是「鄉談」，不是什麼天使的語言，或是方言(靈語)，而是從羅馬帝國各地及

²⁹ 袁天佑，《使徒行傳導論》(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142-43。

³⁰ 張永信，《天道聖經註釋：使徒行傳(卷一)》(香港：天道書樓，1999)，226-27。

³¹ Howard C. Kee, *Good News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he Theology of Acts*, (London: SCM Press, 1990), 30-31.

³² Joseph A. Fitzmyer, S.J. *The Anchor Bible: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New York: Doubleday, 1998), 238. 作者認為聖靈充滿是路加典型的表達，參路 1:15, 41, 67; 徒 4:8, 31; 9:17; 13:9。

³³ Hans Colzemann, *Acts of the Apostles*, Trans. James Limburg, A. Thomas Kraabel, and Donald H. Juel,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7), 14. 參 John B. Polhill, *Acts.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1992), 99. 他認為這裡的「別種」是要把徒 10:46 的「方言」分別出來。

³⁴ 斯托德(John R.W. Stott),《聖經信息系列—使徒行傳》，90。他主張要以使徒行傳的現象去解釋歌林多前書「聖靈所賜的口才」的現象。

³⁵ 張永信，《天道聖經註釋：使徒行傳(卷一)》，233。



遠從美索不達米亞等十五個地區來的人所說原居地的語言，也就是「母語」。³⁶並且「都聽見他們用我們本地的語言述說上帝偉大的作為！」(徒 2:11)也就是使徒和門徒們用聽眾的母語「述說上帝偉大的作為！」教會的誕生日是以各種母語宣講上帝偉大作為開始的。為什麼上帝沒有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希臘語，也沒用羅馬統治者的語言－拉丁語，或是古老而神聖的希伯來語，而是用每個人的母語來宣講？五旬節的故事呈現了上帝對多元母語的肯定，與創世記巴別塔的故事古今輝映。有一個有趣的猶太拉比傳統說：上帝頒布律法時，用了世上七十個國家的語言。³⁷我們了解「七十」對猶太人的言外之意：就是世上所有民族的語言。而 2:9-11 節所列十五個地區的人有代表普世各地人民的意義。³⁸

五旬節的故事裡聖靈的奇妙作為，不單是上帝在耶穌基督裡救世大功的延續，³⁹更超越種族、國界、和語言，開啟在聖靈裏嶄新的合一。⁴⁰聖父怎樣差遣聖子；聖父、聖子同樣差遣聖靈在人間開啟一個終末的新記元：就是以普世各民族的母語述說上帝偉大的作為，引導人接近、認識上帝，領受救恩。聖靈臨到，不同的語言不但不再是福音的障礙，更是宣講上帝偉大作為的媒介，呈現福音「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徒 1:8)的普世性特質。這讓我們對上帝的宣教(*Missio Dei*) 有更新的認識，就像新約學者威寧頓(Witherington)所說：「沒有這次聖靈的來臨，就沒有預言，沒有宣講，沒有宣教，沒有悔改，沒有普世的基督教運動。」⁴¹五旬節在兩約之間的意涵－上帝與挪亞立約的更新－在此又有了普世救恩的意義。

³⁶ 張永信，《天道聖經註釋：使徒行傳(卷一)》，236。呂振中譯為「土話」，現代中文譯本則直接譯成「母語」。

³⁷ I. Howard Marshall,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 Acts*,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reprinted), 68.

³⁸ I. Howard Marshall,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Sheffield: JSOT, 1985), 71.

³⁹ Howard C. Kee, *Good News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he Theology of Acts*, 28.

⁴⁰ 斯托德，《聖經信息系列－使徒行傳》，90。

⁴¹ Ben Witherington III,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A Socio-Rhetorical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130.





結論

巴別塔的故事是人類語言和文化的故事，⁴²也是壓迫和釋放的故事；而五旬節的記載，則指出一個新記元的開始，是另一個普世的語言、文化釋放故事。不但為台灣的上帝國宣教指出母語、文化和福音的美麗軌跡，更讓我們在上帝所創造的美麗之島上珍惜、維護、發揚上帝藉祖先所留下的豐富資產－母親的話。

德國學者赫德（Herder, 1744~1803）有句名言：「一個民族有比先民們遺傳下來的語言更寶貴的資產嗎？」客家先人諄諄告誡子孫：「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祖宗田」是為安身，而「祖宗言」是為立命；失去「祖宗言」就是去族群文化的根基，也失去做為人存在的根基。因為一種外來語而失去母語，就會失去民族的生命力和意義，失去祖先的神話、故事、傳統、智慧、語言的韻律和心靈的聲音。存在主義的神學家田力克（Paul Tillich）說：「事實上，每個人靈性生命的行為是由語言所支持的，不論述說或沈默，都足以證明這斷言。因為語言是基本的文化創造。另一方面，沒有文化的創造不是從一個終極的關懷來陳述的。」⁴³

在台灣多元族群、語言和信仰的實況中，以母親的話述說上帝的作為，不但是跟隨耶穌宣教的腳蹤，延續五旬節聖靈的奇妙作為，更是「道成肉身的宣教」的實踐和落實。讓上帝的道，藉著母親的話，根植於斯土斯民的文化土壤中，共同建構具有主體性、包容性、開放性、及多元共榮的台灣新文化。

⁴² 宋泉盛，《神創造天地的時候...》（台北：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初版二刷），283。

⁴³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42. 他說：“The fact that every act of man’s spiritual life is carried by language, spoken or silent, is proof enough for this assertion. For language is the basic cultural cre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no cultural creation without an ultimate concern expressed in it.”





參考書目

一、中文著作

- 丘恩處。《中文聖經註釋：創世記》。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2。
- 宋泉盛。《神創造天地的時候…》。台北：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二刷。
- 宋泉盛。《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人民》。莊雅棠譯。嘉義：信福出版社，1992。
- 袁天佑。《使徒行傳導論》。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
- 張永信。《天道聖經註釋：使徒行傳(卷一)》。香港：天道書樓，1999。
- 曾貴海。《原鄉·夜合》。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 韓承良。《創世記釋義》。香港：思高聖經學會出版社，1983。
- 盧俊義。《創世記的信息》。台北市：信福出版社，2001。
- 鄺炳釗。《天道聖經註釋：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97。

二、翻譯著作

- 紀博遜(John C. L. Gibson)。《創世記註釋(上冊)》。馬鴻述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0再版)。
- 斯托德(John R.W. Stott)。《聖經信息系列—使徒行傳》。黃元林譯。(台北：校園書房，1997)。
- 奧伯萊(William F. Albright)。〈舊約的世界〉。《聖經考釋大全：舊約論叢(上冊)》。周天和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2，三版)。





三、英文著作

- Ben withering ton III,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a Socio-Rhetorical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rdmann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Brueggemann, Walter, *Interpretation Genesis: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2.
- Colzelmann, Hans, *Acts of the Apostles*, Translated by James Limburg, A. Thomas Kraabel, and Donald H. Juel,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7.
- Fitzmyer, Joseph A. S.J. *The Anchor Bible: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New York: Doubleday, 1998.
- Grabbe, Lester L. *Etymology in Early Jewish Interpretation : the Hebrew Names in Philo*, Atlanta, Ga. : Scholars Press, c1988.
- Kee, Howard C., *Good News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he Theology of Acts*, London: SCM Press, 1990.
- Leupold, H. C. *Exposition of Genesis. Voll.* Grand Rapid: Baker, 1971, reprint.
- Marshall, I. Howard,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 Acts*,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reprinted.
- Marshall, I. Howard,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Sheffield: JSOT, 1985.
- Míguez-Bonino, José, ' Genesis 11:1-9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Return to Babel*, ed. by John R. Levison, Priscilla Pope-Levison, (Louisville Ke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9), 13.
- Polhill, John B., *Acts.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1992.
- Tillich, Paul, *Theology of Cultur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von Rad, Gerhard, *Genesis: A Commentary*, trans. John H. Marks, London: SCM Press, 1966.





Westmann, C., *Genesis 1-11*. Translated by. J.J. Scullion, Minneapolis: 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 1984.

四、網路資料

「秦始皇陵」：zh.wikipedia.org/zh-tw/ 2012/8/6.

「語言的世界地圖」：zh.globalvoicesonline.org/hant/2009/02/28/2010, 2012/8/1。

「馬丘比丘」：zh.wikipedia.org/zh-tw/，2012/08/04.

